眉公秘笈 十二

讀書鏡 之七

日本政府圖書

漢書門
類 九八四九 號 一〇五 函 七 架 一二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九八四九 號 三七函 二 架 一二 冊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43
冊數 12（12）
函號 370 50

林氏藏書
日本政府圖書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五

雲間陳繼儒著　檇李沈豫昌林有聲仝校

仁宗朝諫官累言陳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陛下眷意不替者得非執中嘗于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先帝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上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公沆王公堯臣爲叅政議立皇嗣事秘不傳永豐中三公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

淺草文庫

報在不言功之句乃知丙吉而後如若公者非
特謹厚得體可格九重亦恐讒小人如陰墊執
中者借以爲口實耳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常與同輩
城南遊覽至一寺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
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脩何業傍人以
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嘆訝因題詩
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
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與禮臣初入內庭
矜誇不已同席諸人皆不能對甚減懽笑有妓
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言語毋乃得色然學士一
時清貴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承雍亦常爲之
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諸人躍起喜不自勝禮臣
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韓退之三子綰衮皆權
第衮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狀元
衮者史亦缺之以此知科名難恃也而況不足
以驚黃面頭陀紅顏女子乎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

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
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
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
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
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王榮老
嘗官于觀州　龍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
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
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黃麈尾以獻之風如故又
以端石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

不驗夜卧念日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
詩曰爲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遠樹鳴春潮
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
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
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
濟夫文人翰墨卽盜賊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
後世嫉賢如讐譏文若祟豈別具一肺腸耶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
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

樂未能與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妄知不能與禮樂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劉壯輿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脩五代史而不脩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

耳余聞之師云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余謂眞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嘵嘵只爲不盡適蘇邵兩先生鑪錘然究竟坐胸中書少耳

白樂天一帖云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于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

著翼孟三卷參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壽陽三年輒每著文輙來示予知輒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輒一旦盡賫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輒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胷中事授輒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蔣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闈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

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意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于公者亦多矣吁王公不下士久矣有耳不聞有睛不轉有口不噓有手不援此詎可令香山眉山兩長者見也

中黄先生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訐為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譬喻引之歸于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忿嫉于頑極口攻之則是與之脩慫何取其為明哉玉真先生云大凡人自己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故諸人翻翻嘗大喋喋非有宜禍則有奇窮而呂公著約識精言孫奭議論有根底韓琦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諸詞色真大人相也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賢者公曰此人氣

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

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余謂子弟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

胡忠簡貶謫李彌遠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投荒孤身齏韲人生至此那復可堪今聖朝寛大被謫命則討差而歸聞除書則援袂而出此亦士大夫不幸

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鍛鍊一生者黃魯直答劉文學詩云人鮓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羈人遷客聞其言眞可謂炎海變清涼也

白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向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陳搏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放晚節果以侈飾遂喪令聞甚矣名之可畏也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謗角與齒缺骨竭羣銷孰非名爲的而招之射哉故曒名不如逃名遯名不如無名

漢馬武爲蘇茂周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將軍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勢輕進馬將軍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敝乃可克也已而果然鞠詠受知于王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嗟乎此二事爲人最徹知已最深悠悠道路其誰解者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猶竟不能守花卉無絶怪石名品俱爲

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秖足貽達人笑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巳而後爲樂耶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序云慶樂園韓平

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荊棘中耳詞云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窻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䰟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裹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嘻讀叔夏詞要知有園者仍未嘗有園讀文正語要知無園者仍未嘗無園如李衛公平泉痴淚正不必如

霞矣故王珣舍虎丘爲院王維舍輞川爲守寺
眞可謂具身後眼者
胡端敏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
也余檢點多戲之病又往往從多言中來此不
惟不見諒于君子而甚且有重得罪于小人者
劉敓劉恕同在館中劉敓一日聞恕曰前日聞
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丁君聞今無
人過從我冒雨往見也敓曰丁方判刑部子得
非有所請求耶恕勃然大怒至于詬罵敓曰我
偶與子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憫
然莫測異時方知是日恕實有請求于丁敓初
不知誤中其諱耳元祐中黄魯直先生與趙挺
之俱在館閣先生意常輕之趙嘗曰鄉中最重
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
曰想俱是薑鹽與瓜虀耳趙銜之切骨其後擠
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夫士大夫在廟堂
之上言模行楷豈宜以媟語抵觸人如劉敓黄
魯直可鑒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

今余謂卽善虐二字亦可抹撥去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祖禹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然則未能抹去戲謔者得一二畏友東之足矣

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勃張仲方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答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寛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宣帝之怒爾寛饒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乃再許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

耳安道之䟽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之余曰此謂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凡家庭鄉黨皆然不獨諫法也

宣子趙盾舉韓厥其僕乘車于行厥執而戮之宣子謂諸大夫曰二三子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免于罪矣晉崔洪爲左丞薦郄詵以自代後詵劾奏洪曰惟官自視各明至公洪聞其言而重之嗚呼此宣子崔洪之所以曠絕一世也雖然門生之于舉主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之可也挽逢蒙之弓射含沙之矢安乎不安乎

東漢鄭弘字巨君爲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

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

陛足跌踣匈陳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曰韓弼
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鍔予喜
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鍔不獨事長臣應
舉時鍔爲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鍔
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而退夫古
人之待舉主如此栁子厚云凡號門生而不知
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白樂天云商山老皓雖休
去終是留侯門下人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
日誦此言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爲部使者郡中事無巨
細皆詳考竟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劵亦無法
外者部使者亦嘆服之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
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東坡曾傷子虎老更
事變遂能爲人言之從來士大夫以小疵累大德
者多矣若使日愼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
唐德宗時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
以贓敗而帝心始疑不復倚仗大臣周世宗違
衆破犯漢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夫用人聽言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惟此二着不信人則顛倒拄手而恣伎不分不信言則裁奪任心而利害莫決此天下之大害也然此當責之君乎臣乎品格不重朝廷安得而不輕議論不確聖明安得而不厭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五 終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六

雲間陳繼儒著　檇李包衡　浥應宮仝校

朝廷之辱莫大于大臣交訟而其故有三一則爲名位不稱下而起者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是也一則爲議論不相入而起者鄭畧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纆嘆曰不意中書有尨解之事是也一則爲奸人挑之以速其鬪而起者唐李紳爲御

吏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
愈爲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
相下詆訐紛然于是兩罷之是也獨韓魏公與
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下殿不失
和氣當時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于車可
行而已豈爲已哉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
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
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就得謝寇準
自來與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
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道
州每題前詩于窻朝夕吟哦之說者謂寇萊公
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未
必不晚悟于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
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
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綰印千
里輿櫬此又更輸牖下老人一着也

東谷云造化之于人不靳于功名富貴而獨靳于

閑天地之間幾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
得閑而閑豈人之所易哉高爵厚祿清資顯秩
不知其幾其間樂恬退者甚鮮日惟買田營第
不獲一見而先身殞者有矣又有築舍返耕高
潔自許一入私室作搖尾乞憐之言于于時求
進之牘囊篋鎖鑰惴惴于手牧支簿書介介于
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所謂好山好水清
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擾
擾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

中峯禪師云入世間則忠于君孝于親以盡其
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
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惟孜孜以安閑不擾爲務
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爲無慚人夫
此二語皆非定論但當極忙時宜省東谷之言
以滌俗情當極閑時又宜省中峯之言以翦惰
習

太尉韋儁爲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爲善未
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又 宋詹事劉湛以

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此卽范滂臨刑時語其子之言也惟陸務觀云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耻之吁二子聞此言可以瞑目矣

王太尉問眉子云汝叔從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黃廷堅魯直作艶語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于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艶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犂中耳夫吾黨戒口頭妄語易戒筆頭艶語難直至兩處皆刊削得去方是打成一片的三鍼人也

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潜怒帝醉臥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君以一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

哉
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為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
儒者為帝師而諂奉董賢留夢炎以狀元宰相
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人品無定分
至此而甚則有父子之間逈然相絶者唐來文
濟父護兒本府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
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然如敬
宗奸邪而其孫許遠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

種耶顧子孫何如耳
王右軍諫殷浩北伐書事理透暢深中當時之弊
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略趙子昂論至元
鈔法與脫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宋杞
當日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羲之之淺也楊載
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未知其文章知其文章
者未知其經濟然則孰謂翰墨人了不曉事耶
宋仁宗性寛容言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范
文忠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

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趙叔平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曰韓范在中書以趙爲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歸韓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乃上言修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汚衊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傳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受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恐乎余嘗謂人有好談閨門者吾曹當引而避之况掀無影之事形于奏牘之間媟褻至尊黙辱士類此小輩餙刃祇自傷耳一刻已洗耳一日三易腸惟恐不及况可褰裳而蹈之哉

歐陽文公玄歸于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

令勤馬入隘巷問其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荅其意耳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㒷啖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

今亡已夫

牛僧孺與李德裕交惡李氏客不敢言及牛丞相門戶柳仲郢先爲牛公所辟後李衛公奏爲京兆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恩奬及此仲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衛公深歎其無苟同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爲儉以求合于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綰甚重之夫大丈夫不將不迎不詭不隨每事自斷于心足矣若依阿附會以取憐于世者非婦人則佞容

也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

章子厚嘗延太學生在門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為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擊足其人哀鳴乃得釋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命作粥呵曰高明為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于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余觀佛氏所呵者人我山驕慢幢故王生結韈黄石進履古之至人皆有深意如郭林宗陶鑄少年正所謂以嗔作佛事若章丞相便是風墮羅刹鬼國耳

蔡京專政日久子攸權勢旣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甫入遽握父手為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

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嘗
國公致仕長州之相城一丏兒每詣沈孟淵所
請丏凡所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瞷其所往至
野岸一舟雖陋頗絜有老嫗處其中丏出物另
陳毋前傾酒跪奉伺毋持盃方起跳舞唱山歌
嬉戲以娛毋常日如之毋死丏不復見夫彼亦
人子也丏亦人子也與其爲彼也父孰若之丏
也毋嗚呼然則人子何常之有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
賢卿大夫有未能知止自欽者也廉頗既老飯
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
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
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
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
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于老臣者卽馳至金
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
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
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

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
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
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可一行既平其國
而有高甑生誣罔之事幾于不免太宗將伐遼
召入謂曰高麗未復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
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
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
不以退身竟爲德宗册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
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
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偷暇
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
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陞堂蓋未嘗一日
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荊公哀詞有慟哭一聲惟
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
人人諱道是門生蓋當時已病人情之薄如此
若今則弁髦蒙師孿亏座主吾不知歐陽芸叟
見之當何如嘆息也

詩文小技耳然深沉則力勁綜博則滓鮮由淺而達由達而老由老而化而絢爛生焉以此行世卽百嘗譽未必得我之骨髓百彈射未必損我之皮膚若素無包畜深往之致而揮毫對客行卷贄人且甚有裒刻以希遇者此欲追得名耳而反爲有識拾作笑端不可不愼鄭光業兄弟毎柄文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句有可嗤者卽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毎有宴集卽命二僕舁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韓熙載性好諧浪有投贄大荒惡者熙載使妓炷艾熏之俟來卽歸之出乃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聞者大笑如此事余嘗自愛亦往往以此愛人曰何不文明以止何不白賁無咎而少年輩鮮有省余語者苦海波瀾艾丸熏啖何時是息

寳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六 終

寳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七

雲間陳繼儒著　檇李王體元　王體國仝校

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閣内傳呼畫師閻立本應聲畢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蔡元恭工詩隋煬帝有所賦必令吟諷遣教宮人恭甚耻之韋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孫勿學此法因思古人不以書畫顯一則惧伎藝見稱二

則俱同濟貫恩一則俱中官權幸以此漸媢又
甚則人奴賤隸展轉借托稠落名號遂爲終身
白壁之瑕故高洗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
其能而顯昭名纍句王僧虔多拙筆良有味也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
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
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
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
此買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

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
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
數十錢亦自有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賜來
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
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
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部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
甚長久也倪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
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
千泰然日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春

然鶴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而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悶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王文正公凡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藏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騖名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議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夫文正忠定之

用人則真才不爲虛名所奪然後知名之誤而一切以奇蹟待之所謂雖不能使之在人上其能御之在人下乎惟試以政事而名實立見矣此又待名士法也

開元間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云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于士人上從之唐明皇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敕令朝堂杖之張守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則流不可決杖士可殺而不可辱也　我朝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劾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贓反爲所誣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騶從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繫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服盖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繫

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爲足惜苟四百
就縶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
耳乃就縶而去正德間朝官有罪輙命錦衣衛
官校擒拿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
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胄之職侵
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桔屈禮貌以聽武夫
朝列清班暮幽汚獄剛氣由此折盡矣或又暮
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攣便披冠帶使武夫
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

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
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余嘗謂國家
忠厚立國久無此事如有之當如何已發廷臺
省力爭未發在閣臣密救至于平日調養聖心
尤在士大夫奏疏間勿得輕易動稱某可拿某
可斬耳

張浚自淮西歸與鼎同在相位以招採賢才爲急
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呂頤
浩與檜同秉政檜知公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

知名之士爲助欲傾顚浩奪其朝權上頗覺之
乃下詔戒朋黨大丈夫要須于此處見得分明
其人是浚是檜其意是推轂是牢籠不然藏舟
于山夜半爲有力者負之而去安用名爲也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于葉傍觀欲損
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
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
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卧林丘余嘗聞
前輩言　世廟朝通州虜急怒大司馬丁公汝

夔置之辟當時搢紳見而嘆曰仕途之險如此
有何宦情其中一士夫笑曰若使兵部尚書一
日殺一個我只索拋却若使一月殺一個還須
做他吁若此人雖日以文正文靖之詩告之亦
復何益宦貴之能迷人如此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飢倉
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
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并
屎糞強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

同作一坑塵浩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嬉慾矣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皎然指其御溝
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艴然作色
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
筆作中字于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
爲中字如何皎然展手視之遂定交呂氏童蒙
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
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竄定有終篇
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韓子蒼云

今集本東坡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
奇偉尚竄定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
于容易而來嘗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
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子
西語錄云詩語最難事也吾于他文不至蹇澁
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將未見
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輙復悲吟
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
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

終不能奇李賀毋責賀日是見必欲嘔出心乃巳非通論也今之君子動輙千百言略不經意眞可愧哉

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巳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顔温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絶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秦檜千鬼萬怪如不樂這人畀寘將去卻與他慇懃不絶一日忽招胡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巳下又送白金爲贐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曰此秦老筆也夫昉賢相也純是一團生意檜奸相也純是一團殺機檜固不足論巳昉亦未免少涉機權何也王者不令人怒亦不令人喜

爲吏最忌作偏自古有以土物獻貢遂貽地方無窮之害者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

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我朝各鎮戍
鎮內官歲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
木實名榲桲內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甚氣
甚香其味酸澁以蜜制之歲進貢然終非佳味
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
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
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
常熟之民其為民遠慮如此東坡荔枝歎注云
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
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
作此事乃知始作俑者不特興厲階且至壞人
品故曰無為福先無為禍始
范鎮勸王安石落職去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
名益重矣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未萌
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
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開元末壽皇瑁以母寵欲立為太子裴積陳申
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積

曰陛下絶拒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勸之帝善其讓止不拜夫古之諫官退不求名進不求榮如此後世乃有一言而自謂九鼎一日而屢望九遷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晩年家頗豐一夕盜入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三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爲邏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良民孔寺丞牧以文行推拄汝州僕有執盜竹木者牧釋之問所欲之〻數俾如其意盜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爲製橋盜慚不復渡谿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梲邊有一劒公問儀公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衆于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不記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刄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司馬君

實新第一日步行見墻外穨堤竹籬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君子以善服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人至于盜賊使之改過眞是一具大洪爐也

崔湜仁師之子弟滌液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晏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湜時執政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誅蕭至忠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夫進取不已卒罕令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亦何足恃

列子謂孔子廢心而用形謂心不着於物而廢之矣唯用形以應物而經又有天人禮枯骨者偈云汝是前生我我今天眼開實豕隨念至玉食自然來謝汝昔勤苦令吾今快哉散花時再拜

人世莫驚猜又有餓鬼鞭死屍者偈云因這臭
皮囊波波刧刧忪只知貪快樂不肯暫回光白
業錙銖少黃泉歲月長直須痛棒打此恨猝難
忘此言化俗則可以為誡然則不可何則人神
託於形骸之中所以用形骸者皆神也譬如匠
人用斧斤用之而善則為善器用之不善則為
惡器故為天人者用形骸者也為餓鬼者不善
用形骸者也其得其失皆在一心及其受報而
禮之鞭之亦何益者吾孔子之癈心而用形又

并形骸俱化矣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樂
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
罷相荐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晏醉而坐睡
忽驚顧術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之勿用
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擊腰帶太后不悅後
亦貶死茲四臣者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
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詩曰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范忠文公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故人或爲具召雖權貴不拒也大抵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踪跡宜疎遠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舊

實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七　終

實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八

雲間陳繼儒著　檇李林有聲　包衡仝校

宋蕭惠開嘗爲益州刺史及明帝即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才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夭未幾發病歐血吐物如肺肝而死蕭楚方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稾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

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楚一字師也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詠劔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爲冰霰矣

元帝優游不斷闇懦不武恭顯擅權許史侍勢蕭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　宗社幾危主德曰損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爭之徒循默保位而已至于從船從橋相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温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爲此輩夫莽大夫程伯子意非不善而人主厭以爲瑣惧以爲迂則不若小處放他一路大處可以邀其必聽此亦諫臣所當知也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

繫紐綸於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陳朝沈衆性吝嗇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屨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為帶又携乾魚蔬菜飯獨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為衆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假還康遂于吳中賜死夫儉美德也為國家守分為子孫惜福此何不可若纖嗇傷雅道刻薄斵元氣此老氏所謂多藏厚亡可鑒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為之自與俗人不同

山濤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幷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

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處世如二公亦足矣然余嘗考山濤一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樂天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知刺史不拜二公功名心淡故能翶翔容與于去就愛憎之間以此意推之雖入虎狼穴可也況士大夫之同朝者乎

陸象山曰往時充員勑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方看詳或書生

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當時猶能偏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富鄭素薦王安石後爲趙濟言彌沮革新法落職判汝州過南京見張安道門下客私相謂二公天下偉人其議論何如立屏後聽之張富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集知貢舉院盛

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某惡其人撤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大抵祖宗所立法度極是穩便老醫看病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要之擇其利多而害少者則為之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滋弊紛紛此劉元城之言不可不讀也

宋真宗宮火災王旦馳入對上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己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旦持以歸翼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己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歸融唐文宗開成初拜御史

中丞時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災取羨錢億萬進京師馳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猶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利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帝乃詔置其錢於何陰院以虞水旱吁後世有如此宰相臺諫則旱魃之說捐俸之例尚可止也

楊用脩云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是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眞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眞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眞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卽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東坡上韓魏公乞墊董傳書軾再拜近得秦中故

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
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
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
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
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
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禀
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
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
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

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
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勉得一官又且有
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
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
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
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恐不適於世用然譬
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泥塗
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
婦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

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
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君猶憐之不敢望其
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嘗往涇州而
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
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
家傳平生所爲文嘗使人就其家取之昔獲嘗
獻諸公上冒左右無任戰越又與孫叔靜書云
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
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其謫海南徒步百

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爲藁殯録其遺物
於官庫元脩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
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
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懸其
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爲 於彼守令得稍
脩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
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夫世人但知有范氏之
麥舟而不知蘇公之急死者至此文人無行托
言往簡如此事其可簡耶

自來山人詞客與達官貴人出文視客動稱之曰此咸陽東西京出詩視客客亦稱之曰此開元大曆夫孔子作春秋而游夏不能賛一辭柳下惠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其他如呂不韋置千金懸之國門而卒莫敢一人損益也嘻豈其書果不可以損益乎哉故詞賦家去盈氣遠譽人則可不然其不為呂賈之書者幾希

陳執中在中書不欲外間差除每退朝即閉省東門說者譏其不知相體李廸為相丁謂擅權至除吏不以聞廸甚不平唐元宗疑吏部選試不公分為十銓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與吳兢表言陛下曲愛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也夫宰相以知人用人為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候朝廷處分其體執固難遜避亦難異同而後世閣臣惧威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惧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水火而朝亦不復信部閣矣是權也其將安歸乎此不可不為深長思也

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輙推不受遂絶飲食積十四日死公孫述徵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令以刼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今宜上奉知巳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又聘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刼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欲遂受毒藥其子瑛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謂死遲於王皓也乃對使者伏劒而死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

辭徵命夫君子伏于巖林之下平日露光耀采
韜養不容或爲鄉曲見推或爲邪人橫訕從之
則違襄心抗之則攖奇禍至於漆身抉眼亦良
苦矣語有之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其惟幾先乎
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
李郃諫曰竇憲不脩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
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
遣之郃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
凡交通者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唐張九齡見
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謂人曰此曹皆向火
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委骨溝中矣
邵堯夫云盗之藏物也方其盗也惟恐其不多
也及其露也惟恐其多也此言極可爲阿附權
門之戒九齡先見故自不易獨李郃所在遲留
猶稱高手
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即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
知當時有何許學及觀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
賊功垂就令孜間之于內解其兵柄統鐸詩云二

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
志者然鋒當國家放蕩之際居將相袞鉞之任
乃携妓妾輜重慢藏冶容行于虎狼之都三百
口遂併命于高雞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
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要須十分清苦廉可
自全甚則古傭保髡奴皆此意耳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
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
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
求人不識耳國朝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
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
執教諭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
民等總被倪尚書慣卻曰倪尚書何如曰尚書
亦南京人昔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數或走
匿輙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
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
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内慚其言悉解遣
之倪尚書謂文毅也大抵居朝廷則爲公卿歸

則原是鄉里中一措大耳特以冠服裝成貴賤不知其故吾猶在也乃擁簇直無因呵叱父老閭倪文毅司馬温公之風得無顏汗乎

范文正用人取氣節然闊略細故為帥府多辟置故相章讒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類者自應用于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于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温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為君子沈忠敏公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悉出范宗尹之黨公曰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為進退盖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噫古今脱此局者罕矣余故謂黨之一字宜論于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于宰相捐印之後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

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昆正色曰吾之
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
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宋孔琳之爲御
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璩之解釋琳之
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迕宰相政當罪止
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孝武時戴法
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
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覬之獨不降意
常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己守

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
乃以其意命第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呂東萊
公又言凡治事有涉須平心看理之所在君其
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
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
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
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强禦之名所以彼
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
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

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夫士君子功名淡禍福輕知命確自然不落權貴泥滓中而更于處權貴之事心氣平形跡泯是眞不爲權貴所動也

實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八　終

實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九

雲間陳繼儒著　檇李費慧　徐濬仝校

陸務觀云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文人發露至于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也長吉夭東野窮王川生官不挂朝藉而死正坐此耳華陰縣民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接之有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至六七十年若其壽短促則漏泄于未死

之前矣此木盡將槁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詞彩絢然宜濃太盡者蓋甘露之類也客曰功名亦然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許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于求知也杜工部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以此觀之乃知子蒼尚未能自信故匍匐焉求信于人所謂問津吏過關者必非曾過關者也若二老胸中何嘗有如此鬧事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好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范祖禹除右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事溫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夫故人位尊名高謂之不幸若使身至宰相

何不幸之有其病專在不聞過耳誦并功德遂
移漢祚積漸之勢夫豈在多歟美之士可不懼
哉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
四傳而支冑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
得裔孫元亨于布衣中僅爲求興軍助教而已
狄梁公曾孫飄泊岷漢于諸王侯宋相三李文
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
亦相繼達官乃數世後以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
裔竝居餘于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寂
絕無聞尤可太息至于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官
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没爲奴婢使供作務每
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米得一斗八升
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不聞一
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
哀之使之執爨雖徵有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
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團坐地
上觀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

閑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綉往往餓病相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胄耳差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襲黃虀半甕天付兒曹可謂多矣我復尚安求哉其各書一通以置座隅以代擊壤之樂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命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子美稱之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夫以人作吏非厭其煩則厭其俗使摛章之士盡如元次山孰謂詞賦家不可入循良傳耶

諸葛亮所與友善者徐庶庶本名福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劒嘗爲人報仇白堊突面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于車上柱柱

維磔之擊鼓以令于市廛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于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練布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乃卑躬早起常獨埽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與石韜廣元相親愛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因與亮交焉周處少孤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州里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有改行之志謂父老曰今歲豐樂否答曰三害未除曰何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

子為三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虎沒水搏蛟入吳尋二陸厲志為善築臺以讀書任為御史大夫後死難謚孝侯夫千里之駒性必踶蹶千人之英性必跅弛今輕後少年一扞文網遂為鄉愚所嗤罵然少能折節就規矩居然便成名士如不信者徐元直周孝侯故是榜樣

馮當世慶曆中以鄂中薦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春來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向

敏中拜相門庭悄然無一人昌武向親也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降麻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向敏中能耐宰相而焉當世不能耐第一要是識量不足若使第一時不誇在人前則爲宰相時定不落人後

宋田況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非況退而著論曰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夫上之取下亦在作其好名之實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于盡忠亦決不爲不忠之事

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

若避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張忠恕言近世險佞之徒于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邀意厭惡之心則是今言者望風見疑此爲國之[illegible]壽也范純仁貶武安軍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故曰君子之論人也當于無過中求有過不可于有過中求無過且諫臣拚一死擲一官忍謂之過也乎哉

邵伯温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哲宗朝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中止范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及私情徽宗朝呂惠卿告老執政欲罪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王介石薨温公方作相病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

甫無他但執拗耳凡一切贈恤之典宜厚人以爲不惟盛德而且知大體後世訶詈故相幾等兒童欲鑄秩奪誥潑崖發尸當太平不諱之朝加以臣子必不忍言之罪置綱彌天卓錐無地得無甚乎昔李太公巽奏竇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據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司馬嗚呼得之矣

哲宗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司馬光曰升之才智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王文正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如何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謂果被流竄夫海內才士誠國家羈籠中所不可無然必如調鷹者縱之九霄之間而絲縧在臂鞚馬者逸之百步之

外而繩絡在手如是而可以御士矣不然爲頭
重董薊無以制其性其不至于殺人者幾希

自古有盛名之士一爲宰相遂失令聞者此何以
故曰或以廉穢判若兩人或以恩怨横遭兩舌
故也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于議者何
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寺論者不謂當
爲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
曰論者嫌其銅臭宋神宗新用文富爲相自以
爲得人謂龐莊敏曰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
也公曰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
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
已有所利焉稍拂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
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然則宜何如斥苞苴則
人服無私而位望自重避權勢則人不歸恩而
怨讟亦輕

司馬温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
若睹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
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

取上言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
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
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于整會官職
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
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核語
及光再拜咨白宋初執政私接賓客有數庶官
幾不復可進自王荊公欲廣收人材于是請以
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貪緣干求之
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以送

客時羅列于廡下以次留身叙陳而退遂以成
風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賓客少間
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
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啜茶多
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
客則病夫宰相彈壓百辟平章萬幾朝參而後
卅卅往來卻與賓客書札分他一半疲精神囊
體統肅門車騎則大濃尋常寒暄則大淡若欲
相業光明必須處淡修套盡士風正則宜有些

哺之周公私謁多則宜有謝客之司馬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
能爲帥要以籌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
酒頹頹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猶遨遊無度侵夜
歸必備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
其出先坐書室中熒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
以愧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
讀何書公曰漢書卽舉手攘袂曰高皇帝何如
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陝西豪士劉

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公宣撫五路
梓之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韓公爲書石或不可
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狄青每
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卽叫怒無禮邊城
無之狄爲求于內郡后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
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夫狄武襄出于機不
若范文正公出于誠要之爲馭英雄爲將相者
如此俱少不得
宣和時傳忠肅公察爲接伴使時金人已渝盟公

至燕山聞斡离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曰銜
命而行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去不顧陳忠肅
公過庭當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皆
行聶昌耿南仲皆以辱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
效死欽宗揮涕嘆息遣之壯哉兩忠肅也苟有
聞二公之風者則奉使渡海必不肯印而還遣
勸出關自當膏車而去庶幾所謂東西南北惟
上所使者歟

楊升庵云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過甚
而已宋儒云禪家有爲絶欲之說者欲之所以
益熾也道家有爲忘情之說者情之所以益蕩
也聖賢但云寡欲養心約情合中而已朱良矩
嘗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
成三才戯語亦有理也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
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
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
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呂晦叔平章軍國時

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夫大臣嚬笑所係不淺賓客探聽于外僕隸窺伺于内甚則子孫親族窺其議論之是非意旨之好惡以因緣爲奸者故藏垢納瑕特其一事若器宇深沉終身不見喜怒之色尤宰相所當鍊習也豈特宰相凡居要路者皆當以李少師呂晦叔爲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八十

雲間陳繼儒著　檇李沈元熙沈從先仝校

宋史云蘇軾喜諧戲程頤以禮法自持軾謂程頤不近人情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黨交章互詆世說高座道人在丞相坐恒偃卧見卞壺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壼不賢於頤而能以禮法使人見重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蔡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而能以禮法重人此二事可以定

程蘇兩先生之是非矣司馬君實章子厚二人氷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蘇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劉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公知處君實而不知處程先生豈程先生疾公無禮法亦無處公地耶東坡於伊川猶温嶠之於卞壼也晉書云嶠喜慢語壼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也當時恨無以此告之者告之則蘇罷輸攻程弛墨守

司馬温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子瞻在黄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絶俸而往還者亦多貧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寛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葉石林云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行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

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豐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蘇湯所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咎也近如吳越之俗水陸餖飣至客散而饌不止使司馬東坡見之當推案不食矣

管寧華歆鋤菜見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時議以此定其優劣浮屠師宗杲宛陵人法一汴人相與爲友資皆豪傑負氣好遊出入市里自若已乃折節同師蜀僧克勤相與磨礲浸灌至忘寢食遇中原亂同舟下汴杲數視其笠一怪之伺杲起去取視笠中杲有一金釵取投水中杲還色頗動一比之曰吾期汝了生死乃爲一金動耶吾已投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禮曰兄眞宗杲師也交益密於虖世多詆浮屠者然今之士有[illegible]一之能規其友者乎藉有之有如杲之能受者[illegible]豈功名之事亦棄中金笠中釵也世情擾[illegible]不敢望以管寧者回首風塵豪傑自命則華[illegible]擲法一之投尚可救得

一半

今邊鄙多事則募兵兵不足則調客兵客兵不馴則又轉思他募兵愈多而其性愈橫而不可制此不知駕馭客兵之頭領耳獻帝記曰李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賈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

唐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饋不稱輙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馬燧自請豐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輙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此二事可爲駕馭客兵之法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

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為劉氏也
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
與市井諉浮略同而不以為非此何理耶
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而不
當辭祿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
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
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近年兩宮
三殿火災閣部而下無一不預捐一年俸者有一
大臣云本職去志已決無俸可捐是為得體

荀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謩帷幄時
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
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為表譚乞降王師
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
軍國事晏公殊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
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
機密而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
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藏之禁
中人莫之見也後世有秉撰大臣弼贊兵謀漏

洩詔旨以至爲小臣所持仰干廷威削籍還里語曰機不密則禍隨之其是謂歟雖然追有一說昔鄭絪爲門下侍郎朝廷以盧從史與王承宗有連詔從史歸潞從史辭潞之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帝曰吉甫爲言絳曰絪任宰相稍稍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内忌造爲醜辭帝良久曰吉甫幾誤我

劉靜脩曰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朝土木之變則

生于忠愍寧藩之變則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如今亦不乏賢才只是庸醫多不能拈着一味好藥耳

明皇開元初資格未廢之際以蘇廷頲之能明皇欲大用必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其果宜乎宰相以爲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薦籍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斯未爲驟進也然宰相以其資薄止拜侍郎及其惑林甫之姦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遂不復計資而九齡雖惓惓盡忠援故事而且不聽矣明皇即政之初其資格雖毫釐必計及其終也雖顛倒不恤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宋朝李定以資淺入臺事宋敏求不奉詔蘇頌又不奉詔蓋資格已定非特臣子無所容其攀緣即人主不得恣其愛憎故曰上有道揆下有法守雖然亦非定論丁文簡公度爲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材能孰先

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此又可以救資格一定之弊

蘇峻渡江司馬流之守江濱忽聞其至嘗食不知口處人事直有爾者流何足語此彼但直畏怯耳然庾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當衝其不亾何待劉玄德是何等氣宇人與魯肅議借荊州忽聞震雷遂失匕於地凡此皆氣不足也嘗讀陸游劄子云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之爲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來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爲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厭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款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勳勞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爲主

而已盖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
鬬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故文章
功業皆以養氣爲第一義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脩弔
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
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
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
善士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
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
讓以寔故多所矜宥夫林宗受弔感悟凶頑太
丘弔人全活善類故虺蛇革其毒性鴟鴞懷以
好音只是看轉旋手段何如耳雖然未造個先
生手段莫學帶水拖泥且出墮坑落塹

肯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
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鴛元施肩
吾皆本書生近歲有譙定孫孝聞尹天民亦皆
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
採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書尚不輟也夫身作神

仙尚不廢書乃知住世出世俱少學問不得不
然凡俗子胸中數斛俗氣何時淨耶黃山谷云
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不然醫俗
病者獨有書耳

陸游上執政書云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束髮有
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
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
古人逆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
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福如

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
不附不絕不誣不衰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
橫騖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
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
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陸游又
上辛給事書云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
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
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
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

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棊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鼻總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鼂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由前言之必如此方是誦讀文字法由後言之必如此方是賞鑒文字法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嘗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即展閱余嘗謂秀才時不可有帳簿有則能俗人治天下不可無帳簿無則能失人

御史胡紘嘗謁晦庵朱先生于建陽山中先生飯以脫粟紘怨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誣文公十罪林粟論先

生時其友人共之謂朱待制當今聖賢何侁而必欲痛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此二事所謂其不善者惡之于公何損王文成公少方太古處士一歲而以聞道卑處士亦嚴之其過錢塘也處士出脫粟蔬簌享文成爲飽明日報如處士處士正色曰野人爲野具固當公徹侯也而野具得無非人情邪文成禮謝之陸放翁作司馬温公布被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

不曰詐不能也要知淡泊者必爲濃艶人所疑檢束者必爲放肆子所忿君子不可以此處變節亦不可不于此處進一渾融曰太上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其次黄叔度使人鄙吝盡消

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盡求婢以給侍我免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張用闇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熈寧初有朝士集於

相藍之燒院儀有一人未至問之則王元澤也時荊公方有召命衆人問舍人不堅辭否澤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固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鄰以其脩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弟法也

語曰德不孤必有鄰

實顔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十

陳眉公讀書鏡

雪廬居士范應宮

莊生有言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浮華今人雅慕讀書恒貴韜錦賤若柯即下睫了了於箇中真實未漱涓涑何怪鮮補世用仲鶮以文覇海内尸往古酧寸心券物理鏡其齊與不齊之間亦鏡

其合與不合之際機鋒理蘊咸得懸而
解之其所述著大槩什七經世什二規
世什一超世方言緒說儻非挽江河之
趨慮狶韋之波哉秉為世鑑烱然莫
遁矣語有之鏡成於金而明於金鎣後
然也予爰是知仲醇胸若武庫筆無
纖翳以我轉書而不為書轉故縱橫

押闔又奚疲於屢照焉余友沈仲貞氏
夙受知仲醇欲懸是鏡以範世之讀書
者與七松隱人嚴校而重梓之且命予
贅一詞余私謂讀書鏡之行世也曹序
十竹齋鏤板尋易他氏矣豈仲貞亶欲
草菅余言哉隱人曰昔楚人三抵而後售
咎在司監者而益我貴儻並按劍乎

則仲貞自爲前驅矣余幸忝並驥

庚子嘉平月顧鳳[illegible]

書於漱石齋中

跋

仲貞以高格文人家武水上日擁百城爲南面樂於其結譔之暇取眉公讀書鏡與伯凡爾侯及張君元發盡糺魚亥而刻之詮次位置蔚爲佳觀矣抑眉公不獨以是爲文字禪惟其有之斯爲超乘耳若余撮囊無益惟當作老蠹其間用蔡君謨玩茶故事可也至於明鏡無臺更尋究竟則有仲貞在

昌平坂學問所

般居士范明泰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